

未名社科



现代政治学名著译丛

王浦劬 主编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The Analysis of Political Structure 政治结构分析

〔美〕戴维·伊斯顿 (David Easton) 著

王浦劬 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he Analysis of
—— Political Structure ——

政治结构分析

〔美〕戴维·伊斯顿 (David Easton) 著

王浦劬 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4-251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结构分析/(美)伊斯顿(Easton, D.)著;王浦劬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5

(现代政治学名著译丛)

ISBN 978-7-301-27040-0

I. ①政… II. ①伊…②王… III. ①政治制度—研究 IV. ①D0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71157号

The Analysis of Political Structure by David Easton ISBN: 0-415-90310-6

Copyright © 1990 by Routledge, Chapman and Hall, Inc.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aylor & Francis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throughout China.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授权由北京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并限在中国地区销售。未经出版者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本书封面贴有 Taylor & Francis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书 名 政治结构分析

Zhengzhi Jiegou Fenxi

著作责任者 (美)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著 王浦劬等译

责任编辑 武岳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7040-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印刷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新华书店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24.75印张 331千字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未名社科



现代政治学名著译丛

王浦劬 主编

“现代政治学名著译丛”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浦劬

副主编 燕继荣 高鹏程

编 委 （按姓氏笔划排序）

王 欢	王浦劬	王 清	邓名奋
方向勤	包雅均	吕文栋	吕普生
刘海波	江 卓	李风华	李玲玲
李 锋	张志超	胡元梓	胡宁生
祝灵均	高鹏程	梁 宇	雷雨若
燕继荣			

译 序

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 1917—2014)教授是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行为主义政治学代表人物,后行为主义政治学主张人,政治系统理论的创立者。

他1917年6月24日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市,先后在多伦多大学和哈佛大学就读,1947年获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43年成为美国公民,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起执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系,80年代起执教于美国加州大学。

戴维·伊斯顿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68—1969年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

戴维·伊斯顿教授学术著述颇丰,涉及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多个领域。多年来,他致力于政治学一般理论的建构。作为行为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创立者之一,伊斯顿教授批评当时的美国政治学单纯注重制度和权力,偏重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因果关系分析,忽略了政治的实然在于社会成员在政治生活中的互动行为,因此,主张切实分析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动机、人格和心理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为此,他提出政治学应该以人们的政治行为及其互动作为研究对象,以政治学研究的规律性、可验证性、技术化、数量化、价值中立、系统化、纯科学和整体化作为政治学科学化的准则,由此为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倡导者,他在20世纪70年代后行为主义政治学酝酿形成过程中,批评了美国半个世纪以来行为分析理论衰落的现象,提出应

加强理论建设,尤其主张政治研究要重建新的价值结构。

伊斯顿教授特别重视政治学一般理论的构建,认为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政治学学科成熟的标志,而从纷繁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政治现象中抽象归纳和演绎形成政治学一般理论,则是政治学家最为重要的学术使命。为此,伊斯顿教授终身为创立政治学一般理论进行不懈努力。其努力的成就首先集中体现在其创立建构的政治系统理论方面。在创立政治系统论方面,其标志性著作为相互联系的三部作品,即《政治系统:政治学现状研究》(1953)、《政治分析的框架》(1965)、《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1965)。

政治系统理论创立后,获得美国政治学界的巨大赞誉,伊斯顿当选为1945年以后对于美国政治学具有巨大贡献的十大杰出政治学家之一。

《政治结构分析》一书是伊斯顿教授为创立政治学一般理论所做的另一努力。该书以政治结构作为研究对象,辩证结合政治系统分析了政治结构。

在创立政治系统理论后,经过几十年的反思和验证,伊斯顿教授发现,把社会政治生活解释为围绕社会生活中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展开的各种互动系统,诚然可以使人们在一般抽象的行为互动意义上把握社会政治生活的实然形态,但是,尚不足以使人们深入把握“政治”生活复杂的行为模式;诚然可以使人们在经验性理论意义上了解政治的总体框架和流程,但是,尚不足以使人们把握政治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和运行机理。为此,作为政治系统理论的延展,伊斯顿教授力图在本书中进一步深化其追求阐发一般性理论的一以贯之的学术努力,阐明破解政治结构“黑箱”决定性因素和机理的关键节点。

在本书中,伊斯顿教授创造性地将“结构分析”嵌入政治系统的一般性理论,对于政治结构展开了分析。在对阿尔都塞的追随者、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的批判性反思中,伊斯顿教授指出,政治理论与政治现实脱节的主要

原因在于,解构主义方法论盛行并长期对“结构分析”产生误解和排斥,忽视了政治系统的整体组合性。为此,他论证认为,应该用整体“结构”性思维把握和分析各类政体结构,只有如此,才能深刻完整把握政治系统和政治结构的本质与发展规律。基于这些论述,伊斯顿教授努力有机融合政治系统理论与政治结构分析,由此阐述了政治系统理论意义上的政治结构分析理论。

伊斯顿教授对于中国人民具有深厚的感情,29年前,当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著名政治学家赵宝煦先生致函于他,希望他支持《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一书在中国出版时,他不仅欣然答应,无偿转让著作权,而且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专门为中文译本写了序言。2013年,当我们再次致函伊斯顿教授,表达希望把《政治结构分析》一书翻译成为中文版的愿望时,伊斯顿教授一如既往地慨然允诺,把本书的著作权再次无偿转让给中国译者。令人痛为抱憾的是,本书的中文版未及面世,伊斯顿教授却已辞世长眠。作为其重要的学术和理论遗产,本书中文版的出版,也是在汉语言政治学界对于伊斯顿教授的深切缅怀和恒久纪念!

本书由王浦劬主持翻译、统稿、补正和校订。

翻译的具体分工为:

序言、导论:王浦劬(北京大学)

第一、二章:王浦劬(北京大学)

第三、四、五章:冉昊(中共中央党校)

第六、七、八、九、十章:雷雨若(北京大学)

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章:江卓(北京大学)

第十七、十八、十九章:张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注释:梁宇、张志超(北京大学)

校对:江卓(北京大学)

由于译者学力局限,译著中难免存在缺失和疏漏,为此,诚挚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作为北京大学“现代政治学名著译丛”的作品，其出版得到了译丛编辑委员会成员、北京大学出版社责任编辑耿协峰、武岳等同志的积极支持和帮助，对此，译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王浦劼

2016年4月

于北京大学博雅西园

序 言

本书是关于一般性理论的作品。它是在过去几十年基础上继续就经验取向的理论进行的初步探讨,这些理论可以引导关于各种政治系统运行方式的研究。

过去,我一直关心的是识别那些具有社会各种类型特征的行为活动——如果这些活动能够使一个政治系统得以持续的话。在本书中,我将提出一些关于政治结构理论的问题。

结构曾是一个流行语,类似于时尚主义的意思,正如我随后将会谈到的那样。我们过去曾常常听过很多关于结构人类学、结构语言学、结构马克思主义、结构影响和结构约束等说法,但奇怪的是,没有关于结构政治科学的说法。不知为何,后者几乎与前面这些较为广泛的趋势绝缘。

本书与其说提供一种关于政治的结构理论,毋宁说是探讨如何把结构分析纳入政治的一般性理论中。一个关于政治系统结构的理论,是非常不同于一个关于这个系统本身的结构性的理论的。后者如我们所见,是一种特殊理论,这种理论把结构作为解释的核心自变量来分析,以致它会歪曲整个理论的本质。

我发现,把政治系统解释为都是那些行为的互动,是很有用的。通过所有这些互动,价值可以被权威性地分配于社会之中。在所有能够提供这类分配的社会中,我认为,我们必须找到证据发现这些需求与支持输入变量,将其转换为输出的转换机制,以及反馈过程,通过反馈,以上这些行为的结果使自己依从于随后产生的支持和需求。这种所谓的黑箱模式于1957年首次提出,它是一种很不寻常地描绘

出我们称之为政治的巨大而复杂的行为形式的方式。然而,其简明性可以用来概括大量信息。它已粗线条地勾勒出政治科学家们迅即熟悉,但是我们却难以对其加以整体概念化的政治过程。

对于我来说,当时如同现在一样,十分清楚的是,现在我只是试图寻求组织我们关于如何进入政治系统的思维方式,关于什么是构成该系统运行的原始材料,以及结果是什么。我们应当注意两个关键性的额外因素。一个因素是这些输入、输出和转换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假设需求和支持水平的变化影响政治系统的条件,塑造转变过程及其与输出或者政策关联性的力量,那么,我们就比较接近于充分意义上理论的一个概念框架。

但是,第二个因素也容易被忽视。我很少谈及输入转换为输出的方式。当然,很明显,这里我指的是政治科学绵延两千年自我发展的复杂研究方式。黑箱里出现的各种行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以各种名目出现,比如党派、利益集团、游说团体、军队、行政机构、立法机构、司法行为、投票等等,但是,具体解释那些政治科学的初学者们都熟知的内容,对我们并没有多大帮助。对我批评的人好像没什么耐性。

在我之前的作品中,我探讨了一个政治系统的成员是如何从事关键性活动的,而这些活动所产生的约束性决策可以对一个社会产生影响。然而,在这个抽象层面上,我没有考虑到的是,这些事情是如何完成的,并且有哪些约束条件。此时在做了什么和该怎么做之间进行区分,看起来是一种区分所谓过程和结构的合理方法。

无论如何,本书将致力于解决我之前作品中忽视的问题,也就是解决这个众所周知的明显“缺失”。但是,我之所以过去忽略了这些缺失,只是因为事物的运行有其自身规律。我曾经答应去解决关于黑箱中发生什么的理论问题,却只是在未来某个节点。

所以本书正是对黑箱内部的一种理论生发的讨论,并且我将探讨关于结构本质的一般性问题,这些结构限制或帮助了转换过程的

发生以及政策的制定。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将提供政治结构的某种理论起点。

我现在已经学会保守一点写东西,这样的话,我的那些批评者们可能就不会认为我写的东西是不合理的怨言。我很容易预计到,他们对我现在关于黑箱结构的内容填充不会满意。他们的这种不满可能会体现在,他们失望地发现,我在研究政治系统结构时仍然不认真对待当代政治科学领域中普遍出现的事实,即那种他们认为我忽略了的事实。我并没有忽视诸如政党、集团、立法机关、投票行为、社会化、政策制定、社会实践、国家建构和政府干预等这些事实。这些是所有政治科学家所惯常面对的问题。但是,在分析政治系统内部运转的组织和约束方式时,我并没有试图把它们当做建立理论路径的基石。

这种对政治科学基础研究主题的明显忽视,当然是故意的。我的确把它们多数视为结构。但是,这些东西事实上是我的二手或派生出来的趣旨所在;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被历史性条件所限制,因而很可能只是短暂的现象。它们中的很多甚至在19世纪并不存在,至多处于襁褓阶段。它们中的很多可能到了21世纪末也会不存在,除了极少数可能残留。它们构成了我所说的可观察的结构,或者说是“政治关系”,相对于列维-斯特劳斯特所谓“社会关系”而言。政治组织的新形式,很可能在未来兴起,并具有更好的功能性,甚至可以经得起现在的正式标准考验。当然,结构和一些现象诸如贫穷、环境污染、财富分配不均以及普遍的公共贪腐是如此相关,以致它和人的生活一道,可能受到广泛的质疑和修正。

如果再造或者维持这些条件的政治结构确实证明是历史的偶然事件,而不是促发政治行为的必然装置,那么,基于其存在和功能来建立一种可以应用于所有政治系统的理论,就显得有些短视。短期来看,这种解决办法及其操作的局部理论是有价值的。对于解决这些结构的日常操作来说,这些局部理论可能是有帮助的,并且在限定

时空条件下,这些局部理论会对达致某个具体目标的方向变化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但是,如果我们试图超越对于这种历史中的短暂结构理解,并且希望探索整体结构之局部在政治系统运转中所发挥的作用——无论其时空如何,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选择一种不同的策略。我们不得不在政治系统中寻找一种对于结构所扮演角色的基本理解。

我仍然致力于寻找这种政治科学中的基本知识。其实没有太多人从事这种基础性的研究,所以我的这种想法对于政治科学和社会来说,其实它很奢侈的,但这并不代表一种危机。与此对照的是,几乎没有人从事这样的基础性研究。正如某人曾说,如果研究存在什么定律的话,那么就是应用研究试图驱逐纯粹研究,并且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目睹了这一状况。

基于对我其他作品的反应,我相信,对这本书的前景,我也可以判断十之八九。我觉得本书会得到非常不一的反应。社会学家会好奇政治科学居然最终觉醒意识到了结构的重要性;后现代主义者会嘟囔着忧心于人的主体性(意图、目的以及欲望)可能再次从我的书里消失(实际并没有);经验政治研究学者会认为本书太抽象,并且对于我对他们研究的批评感到不悦;传统政治理论研究者会担心我矮化了哲学思辨而有利于经验研究;实证主义批评者会谴责我坚持政治作为一门科学的理念;而那些冥顽不化的实证主义者会因我对解释分析的过度妥协而不快,尽管我明确冀望于一种对科学哲学的现代化改良概念。

简言之,我的诊断、分析或者是药方之间没有共识。但是,我的确坚信,一旦初步问题获得了解决,那么,更为我所论及的宽泛的政治结构的重要性,会成为我们研究政治科学的主要新工具。

本书的提纲成形于十年前,那是在我从芝加哥大学提前退休并接受了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教职之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招致了很多怀疑。

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系支持了我最初的研究。然后,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社会科学学院威廉·肖恩菲尔德(William Schonfeld)院长敏锐和超群的领导之下,慷慨资助了我尔后的研究工作。

我也从同事那里获得了很多睿智的建议,因为人数太多而不能在此一一罗列。但是,我还是希望特别提及很多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伊斯凡·安霍(Istvan Anhalt)、亨里·班(Henrik Bang)、弗兰克·康西安(Frank Cancian)、史蒂芬·伊斯顿(Stephen Easton)、路兹·艾布林(Lutz Erbring)、林顿·弗里曼(Linton Freeman)、大卫·格林斯通(David Greenstone)、拉塞尔·哈丁(Russell Hardin)、马克·佩特拉塔(Mark Petracca)、亚当·普里沃兹奇(Adam Przeworski)、肖恩·罗森堡(Shawn Rosenberg)、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大卫·施奈德(David Schneider)、邓肯·斯尼达(Duncan Snidal)。

我也极大地获益于多年来关于结构问题上的智识交流,在芝加哥大学和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研究生讨论会,以及我过去的研究生们勤恳和创造性的研究,他们中的大多数现在拥有良好的职业发展前景:威廉·科曼(William Coleman)、芒罗·伊格斯(Munroe Eagles)、罗伯特·加米奇(Robert Gamage)、罗伯特·格拉夫史丹(Robert Grafstein)、厄内斯特·V. 昂德西尔(Ernest V. Underhill)和詹姆斯·瓦伦(James Whalen)。

我努力使本书在内容和风格上保持适度性,我的妻子兼终生挚友,作为耐心而无情的批评者,西尔维亚·伊斯顿(Sylvia Easton)在本书中加入了很多她的智慧、真挚建议和学术敏锐。

导 论

当我的出版商要我简要地向他形容我的手稿的相关内容,以便就出版与否做出决定的时候,我向他提供了以下信息。我想我也可以与读者分享,作为对这部篇幅很长而内容也不能称之为简单的著作的一个简短的导论。

过去十年中,我一直在试图理解政治结构的性质。在我之前出版的一本书《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A Systems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的结尾部分,我已经致力于研究相关课题。我也发现,研究的过程比预想的更为艰难。部分原因在于,在这一领域,我能够依据的之前的研究成果非常少。在讨论政治结构这一主题方面,我很难找到一整篇相关的文章,更遑论书籍了。我基本需要从零开始建立相关的理论基础。因此,我相信,当前这部书的出现将开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全新的理论分支,就如同我之前政治人类学的论文、政治社会化的著作以及我在《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上发表的政治系统分析的文章在其各自领域所起到的作用一样。

我这本书主要针对两种政治结构:一种是我们日常可见的;一种是那些形塑前者并在无形中操控政治系统的力量。后者可以通过政治系统整体组织的方式进行解读;这种力量是最基础的限制和约束,或有时又是促进性因素,对公共政策的特性和方向以及政治行为较为可见的形态(政体结构)产生影响。

一个政治系统做出决定的组织方式(政体)反映并决定了权力的分布,进而决定了公共政策的执行方式。我的书开始的时候着重于

这些政体的形式或政治生活中较容易观察到的结构部分。

政治科学对于历史上曾出现以及目前存在的多种多样的政体(所谓的政治系统类型)的论述,相对来说并不成功。比如说,尽管我们花了大量时间进行研究,但是,对于民主或专制型政体结构形成、保持以及衰落的条件还是知之甚少。当前在东欧国家以及苏联发生的格局转变(1989年),无论对于这一领域的学者还是实践者,都很出乎意料。

我将这种无力预期政权基本改变的缺陷大部分归结于我们通常在政治科学中采用的解构式的研究方法。我认为,如果我们想理解政体的表现形式,我们就必须将其放置在整个政治系统的结构背景下一起研究,进而选择一种不同寻常的“全面性”角度进行分析。

为了得出这一结论,我觉得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学一直没有对政治行为所嵌入的结构表现出明显的兴趣。但是,我也承认,当前可能不是重新恢复对结构研究的兴趣的好时机。近年来,解构以及其他形式的后现代主义对结构分析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并致使比如结构分析主义等致力于研究结构重要性的著名学派的全线后退。

但是,尽管现代思潮对于结构研究的明显疏远,我对于重新恢复对结构研究的关注而准备的基础在于,将其与20世纪60和70年代所发生的反文化革命的社会以及政治体验联系起来。如在书中所述,这段时期被对于巨大意愿所产生的能力的信心所主导。但是,到70年代末,人们普遍认识到,自愿性并不能带来基本的社会改变。这就需要我们对于只有意愿和社会的急迫性并不能带来预期的社会改变做出解释。

我发现,这种失败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政治结构本质的持续忽视;政治结构表现为整体政治系统组成和运行方式,并对希望改变的意愿设置了限制。同时,我也指出,80年代结构马克思主义和新国家主义的兴起和标志性影响力,也是试图理解政改意愿所面对的这些限制的本质的一些探索实证。

正因为政治科学一直以来不关注对结构的研究,我的讨论将继续确立政治结构的具体含义,确切阐明政治科学家一般所要面对的各种结构(自然或非正式,相对于正式的结构),分析当前经验研究的不足,尤其在比较政治学中对于政体结构研究的不足,并诠释系统性约束的角色。在此过程中,我将结构主义——列维-斯特劳斯的种种(Lévi-Strauss's variety)——视为一种时代潮流,并指出其之所以得不到认可的缺陷。但是,我也试图在结构主义中发现部分基本的真理,加强我自己有关作为主体结构的整个政治系统对其结构组合的重要性的论述。

为了强化我的论述,我也展开了对于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的著作细致并且篇幅较长的评论分析。他属于结构主义马克思理论学派,并且是著名的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Althusser)的追随者。我也证明了尼科斯·普兰查斯的著作对当前社会科学,尤其是美国流行的新国家主义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当前流行词所说的“找回国家”。但是,参与此次思潮的人或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结构主义根基,或者没有承认这种根基来源。尼科斯·普兰查斯在他的研究中未能将不同政体,如民主或军队专政,与社会整体(他称之为生产方式)相结合。但是,对于他研究中不足的理解,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方向。这让我能够提出一种可以增强在政治结构中发现不同关键因素的能力的方案提议。

在结束语中,我请求大家重视整体政治系统的组合对于政体和公共政策的影响力。我也承认,我们尚未创造出研究这些影响力的有效工具。所以,我指出了我们理论上的需求,但也没有假装已经有能力具体指出能够解决问题的研究方法。

目 录

第一部分 政治研究中的结构

第一章	当代政治分析中的结构	(3)
第二章	复活的政治结构	(22)
第三章	结构的政治解释	(35)
第四章	政治结构的含义	(54)
第五章	政治结构的多样性	(73)
第六章	非正式政治结构的影响	(94)
第七章	正式政治结构的影响	(112)
第八章	作为决定论的结构主义	(130)
第九章	结构主义、系统分析和高阶结构	(141)
第十章	比较研究和整体系统的约束力	(160)

第二部分 尼科斯·普兰查斯的结构主义

第十一章	普兰查斯：马克思主义的再定义	(183)
第十二章	结构马克思主义和系统分析	(190)
第十三章	国家的结构主义解读	(206)
第十四章	国家作为结构对象	(221)